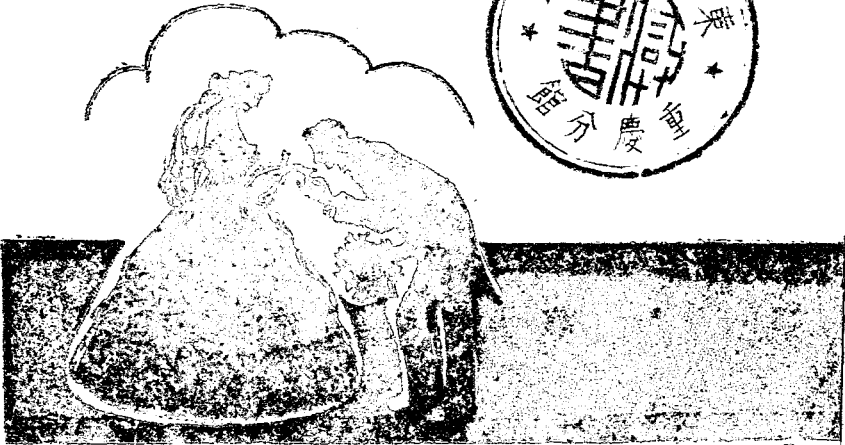


# 結婚

著 里 戈 果  
譯 亨 荒 額



華僑書店發行

# 婚 結

劇幕兩底件事務無屬全個一

著 理 戈 果

譯 弩 荒 魏

行 發 店 書 僑 華

1 9 4 5





## 第一場

單身漢的住屋。

(波德科略新自己個，穿着煙管躺在長椅上。)

離開的時候一個人總是這樣胡思，迴裏看，倒底是真需要結婚了。其實算什麼呢？活着，餓着，到頭來這有幾多過着前歲的事情。破爛吃穿的日子又過去了。一切都彷彿帶着帶當，嫖娼也已經奔走了三個月的工作。其實自己倒覺得有點羞愧起來。哎，斯茄潘！

## 第二場

波德科略新，斯茄潘。

波德科略新：嫖娼還沒有來嗎？

斯茄潘：沒有。

波德科略新：那麼到戒廳那裏去過沒有？

斯加潘：去過。

波德科略新：他是不是在縫那件燕尾服呢？

斯加潘：在縫。

波德科略新：已經縫起了很多嗎？

斯加潘：是的，已經縫起了很多。現在開始在縫扣子了。

波德科略新：你說什麼？

斯加潘：我說：現在開始在縫扣子了。

波德科略新：那件有沒有問，老實爲什麼穿燕尾服呢？

斯加潘：沒有，沒有問。

波德科略新：也許他會問過，不是老實爲什麼穿燕尾服呢？

斯加潘：沒有，什麼都沒有說。

波德科略新：那件一定看他在縫，還有他的衣服，大概也是這件燕尾服吧？

斯加潘：是的，他那件掛着很多的燕尾服。

波德科略新：那件上面的呢料恐怕多半要比我的好吧？

斯加潘：是的，那件上面的呢料子很美觀。

波德科略新：你說什麼？

斯加潘：我說，這件上面的料子很美觀。

波德科略新：好。哦，那件他沒有問：老實爲什麼用這件細織的呢料縫一件燕尾服呢？

斯茄潘：沒有。

波德科略新：難道都沒有說過關於是否要結婚的話嗎？

斯茄潘：沒有，關於這個什麼都沒有說。

波德科略新：但是你可提過我的官級和在哪兒服務沒有？

斯茄潘：提過的。

波德科略新：他對這怎麼樣呢？

斯茄潘：他說，我要好好地做。

波德科略新：好，現在去吧。（斯茄潘出。）

### 第三場

波德科略新自己個。

依我的意見，黑色的燕尾服顯着較有勢派點。那帶花的多半穿在一些書記，卑職末吏們和其他的小魚崽子，哺乳動物之流的身上。至於，職位高的，應該多講究些，就像俗話說，這……看，把話忘記了。還是很好的一句話哩，倒把它忘記了。是啊，親爹，反正任隨你怎樣變換吧，可是一個七等文官就像個陸軍上校，只是制服上缺少肩章龍咧。哎，斯茄潘。

## 第四場

波德科略新，斯茄潘。

波德科略新：靴油買了沒有？

斯茄潘：買了。

波德科略新：在哪裏買的？是不是在我告訴給你的，渥茲涅鮮街那家小鋪子裏買的？

斯茄潘：是的，是在那家買的。

波德科略新：那麼靴油好嗎？

斯茄潘：好。

波德科略新：你用它把靴子試刷過一次沒有？

斯茄潘：試過。

波德科略新：那麼發光嗎？

斯茄潘：它發光發得很亮。

波德科略新：當他拿給你靴油的時候，他沒有問，老爺為什麼要用這種靴油呢？

斯茄潘：沒有。

波德科略新：也許他曾說過，不是老爺想要結婚吧？

斯茄潘：沒有，什麼都沒有說。



波德科略新：噫，好，你去吧。

## 第五場

波德科略新自己個。

靴子彷彿是一件無意味的東西，然而若是做得太壞，再就是黯赤色的靴油，那便在上流社會還不到人家的尊敬了。總有點不像樣。假使再磨腳，那可就更討厭了。上帝知道，什麼都可忍耐，只是不要磨腳。哎，斯茄潘。

## 第六場

波德科略新，斯茄潘。

斯茄潘：您有什麼吩咐？

波德科略新：你告訴過靴匠沒有，說靴子不要做得磨腳。

斯茄潘：告訴過。

波德科略新：他說什麼呢？

斯茄潘：他說，好。（斯茄潘出。）

## 第七場

波德科略新，後來斯茄潘。

波德科略新：鬼鬼，這事可算是一件麻煩事！啊，又是這個，又是那個，爲這爲那，都得辦理的。整整齊齊——不啊，鬼你的鬼，這件事並不像說的那麼容易。哎，斯茄潘。（斯茄潘入。）我還要告訴你……

斯茄潘：老太婆來了。

波德科略新：啊，來了，叫隨這裏來。（斯茄潘出。）是的，這事……事情，不那麼……真是困難。

## 第八場

波德科略新與費格拉。

波德科略新：啊，您好，您好，費格拉。伊凡諾夫孀。哦，什麼？怎麼樣？搬過椅子來，坐下就

說一說吧。噢，就這樣，怎麼推啊？隨叫：蜜蘭尼亞嗎？

費格拉：阿迦菲亞，姬靈諾夫娜。

波德科略新：是的，是的，阿迦菲亞，姬靈諾夫娜。一定不知是怎樣一位四十歲的老處女呢。

費格拉：已經不是，這可不是。那是，等您一結過婚，便會整天價稱讚和感激的。

波德科略新：你真會撒謊，費格拉。伊凡諾夫娜。

費格拉：我這樣個老廢物了，我的爹，還撒謊；狗彘撒謊呢。

波德科略新：那麼嫁給呢，嫁給呢。再重新說一遍。

費格拉：至於嫁給啊，在莫斯科區有一所石造屋，兩層樓房，所得的進益，實在叫人滿意。一個糧行的商人花了七百盧布租去開舖坊。啤酒窖也是一個惹得人愛的大場面。有兩座木板房：一座完全是木造的，另一座是石做的屋基；每座都可能拿進四百盧布的收入。在威波爾格地方還有一座茶園子：一個商人把白菜租了三年，而且那個商人很清醒，酒是完全不上口的，他有三個兒子：兩個已經完婚了，而第三個，他說，還小呢，讓他就住在舖子裏吧，傳的商業上比較容易管理。他說，我已經老了，那麼就讓兒子住在舖子裏吧，爲的比較容易料理商業。

波德科略新：那麼她自己呢，她模樣兒長得如何？

費格拉：那個美勁兒呀！白白的，紅紅的，就像血拌着牛奶呀，那種美態簡直就說不出來。將來您一定會滿意到這個程度（拿手指着喉嚨），以後會逢着朋友或非朋友便說：哎喲，費格拉，伊

凡諾夫娜，謝謝！

波德科略新：是的，不過我不是參謀本部軍官的女公子吧？

費格拉：三等商人的女兒。但對面那兒，即使配給一個將軍也配不了他。關於兩人，也是不樂意聯的。聽說，我將來無論有怎樣一個丈夫，縱然模樣兒醜一點都好，但必須得是貴族。是啊，看有多麼高貴！她每逢禮拜日便穿絲綢的衣服——嗚喲，我的基督，是那靈氣飄飄地響呀。她粹是一個公爵夫人。

波德科略新：對，所以我纔問你，我是一個七等文官，這你明白，配我的……

費格拉：那是自然，怎麼不明白。我們那裏也有一個七等文官，可是被拒絕了：看中不中意。他的性格很奇怪：就是凡說什麼話，都要撒謊，人是看着挺體面的。有什麼法子呢，這是上帝賜予他的。他自個也滿不歡喜，但是他總不能不撒謊呀，這已經算是天生的脾氣啊。

波德科略新：嗚，除去這個，那裏另外一個也沒有？

費格拉：你是還要什麼樣的呢？這已是所有女人中最好的了一個。

波德科略新：真已經算是最好的了嗎？

費格拉：就是你走遍世界，也找不出這個樣的來。

波德科略新：讓我們想一想，讓我們想一想，老太太。請你後天再來吧。我和你，你知道，還是

現在這個樣子：我騙着，假說……

費格拉：是的，請原諒吧，爹：我往你家裏已經跑了三個月，一點成就都沒有。一切都藏在你的睡衣裏，你是只知道啣着烟管抽煙的呀。

波德科略新：那麼你得想一想，恐怕，結婚並不是就等於：哎，斯和潘，拿靴子來！於是把腳伸在靴子裏，便走了。需要判斷一下，看一看呀。

費格拉： 噫，還有什麼呢。若是想看，就請看吧。雜貨品是散本要看一看的味。叫他往外套給你拿來，現在正是清晨喜幸的時候，走吧。

波德科略新： 現在？你看那邊，是多麼陰沉的天氣？我出去，就會忽然換到雨打的。

費格拉： 那你可以預！頭上已經長出了白頭髮，很快你便全不能享受夫妻間的樂事了。別看你是個有學文官！要我們遷起新郎來，我們連看都不看你一眼的。

波德科略新： 你說的是什麼會話？你爲什麼忽然製造說我長出白頭髮來了。哪裏有白頭髮？（他摩挲着自己的頭髮。）

費格拉： 怎麼會沒有白頭髮呢？一個人活着。你看！這個你也不滿意，那個你也不滿意。我們那裏還有一位大尉銜兒的呢，比起來你還齊不了他的肩，他說話像個喇叭，在海軍都服務。

波德科略新： 你撒謊吧，我要在鏡子裏照一照，到底你在哪裏想起白頭髮來了。噫，斯加潘，拿鏡子來。或者不用吧，我自己到裏屋去。還有，上帝保佑，這比生天花還壞呀。（出，入另一屋。）

## 第九場

費格拉與科支卡列夫（齊入）

科支卡列夫： 什麼，波德科略新？……（看見費格拉。）你怎麼在這裏？噫，你！……噫，你

聽着，你給我說的是個什麼鬼老婆？

費格拉：有什麼壞的地方嗎？完成了一件法律上的大事。

科支卡列夫：完成了一件法律上的大事！哼，我沒有見過老婆！少了她，我難道不能活嗎？

費格拉：要知道，你是怎麼地糾纏着不放呀！老太太，給我說個媒吧，而且要圓滿哪。

科支卡列夫：噁，你這個老風精！……噁，你在這裏作什麼？難道波德科略新也想……

費格拉：那有什麼呢？是上帝底善行派定的。

科支卡列夫：不吧？哼，臭惡棍，關於這，怎麼他一點都不對我說哩。我客氣點告訴你：要怕怕地沉住氣，啊？

## 第十場

前者與手拿鏡子在非常仔細察照的波德科略新。

波德科略新：哪裏有白頭髮，你撒什麼謊？並沒有什麼白頭髮呀。

科支卡列夫：（悄悄至其身後，嚇他）「嗷！」

波德科略新：（驚訝，將鏡子擲落）。你瘋啦！噁，作什麼，作什麼！……噁，洵什麼昏氣！……得

人，簡直，噁，魂兒都不附體了。

科支卡列夫：噁，沒有什麼，鬧着玩兒的。

波德科略新：爲什麼想起要鬧着玩兒呢。嚇得我到現在都不能還過氣兒來。那不是鏡子也給嚇爛了。這東西不是白送的：是在英國商店裏買來的。

科支卡列夫：嗷，儘夠了：我另送你一隻鏡子。

波德科略新：是的，你賭吧。我知道是哪一些鏡子。不是人顯得整齊的老上十歲，就是嘴臉也顯成歪歪斜斜的。

科支卡列夫：你聽着。我應該更惱你。你對我，自己的朋友，一切都瞞着。你不是想要結婚的嗎？波德科略新：看這道瞎說：根本就沒有想過。

科支卡列夫：證據不就在面前嗎。（指着費格拉。）明明是站在這裏，在等待小鳥兒。嗷。不過，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這沒有什麼關係。這是禮堂上所當然，甚至是爲了祖國所必需的事。好吧，好吧：一切都担在我的身上。（向費格拉。）嗷，你說，倒底怎麼樣。是貴族，是官宦女，還是個商人呢，她是怎樣稱呼的？

費格拉：阿迦菲亞·極霍諾夫娜。

科支卡列夫：是阿迦菲亞·極霍諾夫娜·勃蘭達霍雷斯托瓦嗎？

費格拉：嗷，不是——庫培爾加費娜。

科支卡列夫：是住在六舖街的吗？

費格拉：不是的，住在靠近砂街的，肥皂巷。

科支卡列夫：嗷，是的，住在肥皂巷，一家舖子後面——木造的房子是不？

費格拉：並不是一家舖子後面，是在一所啤酒窖的後面。

科支卡列夫：怎麼在啤酒管後面，——那我便不知道了。

費格拉：就是你轉巷口，迎面有一座管樓，經過管樓，往左邊轉，迎面便可以看見一座木造房子，那裏住着從前曾經與元老院書記官一塊生活過的女裁縫。你可不要向女裁縫那邊走，就在她後面有第二座石造的房子——這房子就是她的，她就住在這裏面，新娘阿迦菲亞·妮霍諾夫娜。

科支卡列夫：好，好；現在一切我都能夠辦到，那麼你去吧；你再沒有更多的麻煩了。

費格拉：怎麼！難道你要自己舉辦婚事嗎？

科支卡列夫：噢自己，自己；只是請你別搗亂。

費格拉：啊，就是這樣個不要臉的！這可不是男子漢的事呀。請躲開點別管吧，老婆，真是的。

科支卡列夫：走吧，走吧。沒有什麼難辦的，別搗亂，要自己知趣點，滾吧。

費格拉：人們總是要搶奪別人的麵包。無法無天的東西！來干涉這些瑣碎事。要是知道呀，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他。（怨恨地走出。）

## 第十一場

渡德科略新與科支卡列夫

科支卡列夫：叔，弟兄，還宗子事可不能耽擱着。我們就去。



波德科略新：我根本還沒有什麼。我不過是這樣想想而已。

科支卡列夫：有什麼要緊，有什麼要緊！只是不要長法：我給你說親會辦理得你聽不見。斷斷斷。我們現在就到新娘那裏去，你瞧是怎樣隨便吧。

波德科略新：又來了，現在就去！

科支卡列夫：你是怎樣回事，爲什麼把事情？……嗚，請看一看自己。嗚，你這個未婚的人是個什麼樣呀。請看一看自己的房間。嗚，是個什麼樣？那邊站着的是梳髻靴子，那邊是洗臉盆，那邊在桌子上滿堆的菸草，而且懶蟲似的，整天價側着個面躺在這裏。

波德科略新：這倒是實話。至於我這裏的次序，我自己知道，是沒有的。

科支卡列夫：嗚，到齣時你有了妻子，那時候簡直任你什麼都不明白了：你這裏又是長椅，又是小狗兒，那籠中的小金雀，及一些個活計……你想一想吧，你坐在長椅上，忽然向你身邊坐着那龐美麗的一個小婦人，而且用手把你……

波德科略新：啊，魔鬼，確實是如你所想像的，世界上真個有這樣的手兒的。弟兄，有的簡直像牛奶呀。

科支卡列夫：你哪裏知道！彷彿他們身上只有那一隻手！……弟兄，她們還有……嗚，何必還說呢，她們還有，弟兄，魔鬼簡直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波德科略新：那麼我告訴你一句實話吧，假使同我並排兒坐着一個美人，我倒是很愛的。

科支卡列夫：嗚，嗚，你領悟了。現在就應該動手去辦理。你什麼都不着操心。結婚的經濟及其他——這一切都……香檳酒無論如何至少得打，弟兄，隨便你怎麼說，少了不行。紅葡萄酒

酒也得半打。新娘家一定有一大堆伯母，姑母和密母的——這些人不要鬧着玩兒。那麼菜淡酒——可以免了，你說對不對？啊？至於說到筵席——弟兄，我那裏有一個出名的御用廚師；這狗東西做出來的菜，簡直會要我們吃得直不起腰兒來。

波德科略新：得了，你這樣子熱心張羅，却好像真的要結婚似的。

科支卡列夫：爲什麼不呢？爲什麼要耽擱着？難道你還不贊成嗎？

波德科略新：我？呸，不是！我還不贊成。

科支卡列夫：你看你！你剛纔還說你願意來呢。

波德科略新：我只是說這事情不壞。

科支卡列夫：好，我們已經算把一切事情全說妥了！……怎麼樣？難道你不滿意這結婚的生涯嗎？

還是什麼？

波德科略新：不是——歡喜。

科支卡列夫：怎麼樣呢？那爲什麼把事情停頓了。

波德科略新：事情並沒有爲什麼停頓。只是有點奇怪。

科支卡列夫：有什麼奇怪的？

波德科略新：怎麼不奇怪呢？一向都沒有妻子，而現在忽然有了妻子。

科支卡列夫：呸，呸，……呸你不害羞吧？不，我看，這事情需要和你鄭重地說一說：我要露骨

地說，像父親對兒子一樣。呸，你看一看，就像你現在看我似的，那麼仔細地看一看自己。呸，你現在成個什麼樣？簡直是一塊精梁木，一點價值都沒有了。呸，你是爲什麼而生活？呸，照一

照鏡子去，你看裏面那是什麼？一副蠢面孔——再沒有什麼別的。你想一想吧，有些孩子將來圖  
繼在你的身邊，那並不是兩個或三個，也許會有整整的半打，一個個完全是一珠一滴都像你。你  
現在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七等文官，收發長，或者是哪裏的什麼長官，天曉得，到那時候，你想  
一想，圍着你的將是些個小收發長，那樣小的長官，這些小淘氣們伸着小手，捧着你的鬍鬚  
，而你只是對着他們像狗叫一般：「嗶，嗶，嗶，嗶，嗶，嗶。還有比這再好的嗎？你自己說？」

波德科略新：只是他們非常淘氣：一切將要損壞，撕爛些紙片扔個遍地。

科支卡列夫：讓他們淘氣去，可是他們全像你呀——這纔是值得吹牛的。

波德科略新：是真的，甚至他媽很滑稽：是這樣一個個赤裸裸的小子兒，小狗兒却都和你自己

相像。

科支卡列夫：怎麼不滑稽呢，自然，滑稽，嗶，那麼我們就去。

波德科略新：請吧，我們去。

科支卡列夫：哎，斯茄潘。快來給你們老爺穿衣服。

波德科略新：（在鏡前穿衣服）。可是我想我應該穿白背心。

科支卡列夫：無關緊要，全都一樣。

波德科略新：（繫小領兒）。該死的洗衣服女人，把個領子弄得多討厭——怎麼都站不起來。你

告訴她，斯茄潘，假使她，這笨東西還是這樣子裝衣服，我要另僱別人了。她，一定是在和情人

消磨時間，所以也就不愛了。

科支卡列夫：是的，嗶，弟兄，快點，你怎麼遲緩起來了。

波德科略新：就好了，就好了。（穿上燕尾服，坐下。）聽着，伊利亞·佛德支。你覺得怎樣？就你自己去吧。

科支卡列夫：嗚，又來了：你難道瘋了嗎？要我去！我們倆究竟是誰結婚，你呀還是我？

波德科略新：實在我是不樂意去；最好讓我們明天去吧。

科支卡列夫：嗚，你有一滴滴兒理智沒有？你不是不是一個獸子？完全收拾好了，可是忽然又不

去！請你說，這以後你不是是一條豬，是不是一個下賤東西？

波德科略新：嗚，你爲什麼罵人？憑什麼理由？我惹你什麼來着。

科支卡列夫：混蛋，十足的混蛋，誰都得這樣說你。糊塗，簡直糊塗，雖然是個收發長。我爲什

麼這樣發力呢？爲了你的利益：人家在替你從哪裏騙口肉吃哩。躺着吧，可惡的光棍漢！嗚，請你說，嗚！你像個什麼玩意兒？——嗚，嗚，廢物，蠢材，我說出那句話……只是怕不大禮貌。

女流，比女流還不如！

波德科略新：實在你是好的。（低聲。）你瘋了嗎？那裏站着下人，你竟當着他罵起來，而且連帶那麼厲害的話，使人無地自容。

科支卡列夫：怎麼能不罵你，請問？誰能不罵你？誰能夠壓住氣不罵你？像個正經人是的決定要

結婚，總算考慮好了，而忽然——又發發呆呆的楞楞抹角了，你這個本頭格子……

波德科略新：嗚，夠了，我去——你是儘嚷些什麼？

科支卡列夫：去！自然，沒有別的好幹，怎麼能不去！（向斯茄潘。）把櫃子和外套給他拿來。

波德科略新：（在門口。）這錢，實在怪嚇人。對他無論如何是沒有法子想；忽然就無端無故

地驚起來。就不懂得一點人情事理。

科支卡列夫：現在我自然是不罵了。（二人鬧出。）

## 第十一場

姬靈諾夫娜家內一室。

（阿迦菲亞、姬靈諾夫、陳列開紙牌，婚母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在手邊看。）

阿迦菲亞、姬靈諾夫娜：

婚母，又是：道路！「紅方王」懷念着，有眼淚，情膏，左方的「黑梅

王」表示有密切的關係，但有女陰謀者在阻梗。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那麼你想，這個「黑梅王」會應在誰的身上呢？

阿迦菲亞、姬靈諾夫娜：不知道。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我知道，是誰。

阿迦菲亞、姬靈諾夫娜：那麼是誰呢？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是那個很好的呢料商人，阿列克舍·德米特里耶維支·斯夫里科夫。

阿迦菲亞、姬靈諾夫娜：決不是他，我敢打賭，不是他。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不要爭吵，阿迦菲亞，姬靈諾夫娜，頭髮都已經變成黃臉色了，還爭

吵。沒有第二個「黑梅王」的。

阿迦菲亞·薇霍諾夫娜

那可不是，這裏的「黑梅王」表明是個貴族。商人離「黑梅王」可遠着

的呢。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唉，阿迦菲亞·薇霍諾夫娜，假設當你那死去的父親紀亨·潘茹萊蒙諾夫娜還在世的話，你就不會這麼說。從前他是怎樣的五指敲着桌子嚷呀；他說，我唾棄那些恥於爲商的人；我決不，他說，決不把女兒嫁給大佐。讓別人那樣去做吧！至於兒子，他說，決不送到機關裏去作事。他說，搖麼，難道商人不是和所有別人一樣服務國家嗎？他是這樣的五指敲着，而且抓着桌子呀。手像塞木桶似的——是那麼厲害；可是說句老實話，你的母親就是他拆斷死的，不然死者還會活得長遠些呢。」

阿迦菲亞·薇霍諾夫娜：「呸，就爲的是我也要一個這樣兇狠的丈夫！我是無論如何決不嫁商人的！」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阿列克舍·斯大里科夫可不是這種人。」

阿迦菲亞·薇霍諾夫娜：「我不願意。他有轎子；吃東西的時候，就會顯着鬍子流。不，不，不願意！」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那麼到哪裏能找得些好的貴族呢。這可不是隨便在街上找得到的。」

阿迦菲亞·薇霍諾夫娜：「費格拉·伊凡諾夫娜能找得到。她發誓要找到那最好的。」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她是一個慣於撒謊的女人哪，我的親孩子。」

## 第十三場

前者與費格拉。

費格拉：「咳不，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您就不怕罪過呀，這林子無故地毀謗人。」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啊，這是費格拉。伊凡諾夫娜。噢，怎麼樣，你說呀，你告訴我！有嗎？」

費格拉：「有，有，請讓我先恢復一歇氣兒——可就這麼誤人呀！受了你的託咐，我便到所有的家裏面走，各辦公廳，各衙門口都走遍了，鞋都跑爛了，衛兵處也去過一趟呢——你知道不，我的媳，我險些兒被人家打了。哎喲天：有一個老婆子，就是給阿費洛維說媒的那一個，有這般的通到我的跟前來：你什麼東西，搶人家的麵包，要知道你自己說媒的界限呀，她說。——有什麼呢，我坦白地對他說，這是爲我們自己的小姐，請不要惱，必能使你滿意。隨後我給你找到一個多麼美滿的新郎啊——那是一個稱得起世界上空前絕後的人材呢。今天另有幾個人要來。我特意先跑來通知你一聲。」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怎麼就在今天，我的靈魂兒呀，費格拉。伊凡諾夫娜。我害怕。」

費格拉：「可不要驚慌，我的媽！這是人生大事。他們來不過是要看一看，並沒有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他們，不稱心，——噢，去他們的。」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噢，倒希望，你招引來的都是一些好人！」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他們共有幾個人？很多嗎？」

費格拉：「只有六個人。」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嗚叫）。唔噫！

費格拉： 嗚，你怎麼啦，我的媽，這孩子大驚小怪的。最好要選擇一下：一個不中意，也許別的還有中意的。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 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貴族？

費格拉： 像是挑選出來的。這樣的貴族，還不會有過呢。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 嗚，是怎樣的，怎樣的？

費格拉： 這些人都是出色的，很好的，正當的。第一個是巴爾塔薩爾·巴爾塔薩洛維支·熱瓦金，是很出色的，在將軍裏應務——同你很相稱。他說，他要一個體格肥碩的新娘，至於那枯瘦的，就完全不歡喜。有個伊凡·巴爾塔薩維支，當庶務官，是很尊嚴的，誰也不敢和他胡鬧。他的身體很胖。他是如何向着我發誓：你不要儘向我說些個無關緊要的話，新娘又是這樣，又是那樣的，你坦白地說，祇有多少動產和不動產？「有多少和多少，我的爹！」你撒謊，狗女人！還有呢，我的媽，他還說出那些話來，我不好意思同你說了。我當時就曉得了：咳，這一定是位高貴的紳士。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 嗚，那麼還有誰呢？

費格拉： 還有尼卡諾爾·伊凡諾維支·安奴支庚。他是那麼高做大方，而嘴裏呀，我的媽——好像覆盆子（詩一），完全是覆盆子。——就那麼樣的出色。他說，我要一個好人材的新娘，受過

（詩一）覆盆子：多年生根。長莖臥地上，葉盤掌狀複葉，花色白，實爲細粒，可食。



教育的，爲的是能說法文。他確是一個品行端正的人，是一頭德國牛；身子是削瘦的，腳又窄又細。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不，我覺得這些枯瘦的人總有點不那麼……我不知道……我一點也看不出他們……

費格拉：若是歡喜肥一點的，那麼就選伊凡·巴甫洛維支吧。再好的可選不出了。就是他，沒有什麼說的，老爺究竟是老爺：這扇門未必能走得進來——就是這樣個有名聲的。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那麼他有多大歲數呢？

費格拉：人還年輕。五十來歲，噢，還不到五十歲哩。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他姓什麼？

費格拉：姓伊凡·巴甫洛維支·雅伊支尼察（註一）。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這是個什麼姓呀？

費格拉：是姓。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啊，我的天，是怎樣一個姓啊！你聽着，費格魯沙（註二），假設我要嫁給他，忽然就得稱呼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雅伊支尼察了，姓「沙鷄蛋」，這像個什麼樣？天曉得，這算什麼。

（註一）雅伊支尼察一姓即俄文「沙鷄蛋」一字。

（註二）即費格拉之綽號。

賈格拉：我的媽，在俄國那裏各式各樣的世都有，甚至聽見了你要醉着睡沫裏着十字的。那還將，假設你不喜歡這個姓，就請選巴爾塔薩爾。巴爾塔薩洛維支。納瓦金吧——一個挺出色的新郎。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他有怎樣的頭髮？

賈格拉：很好的頭髮。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那麼鼻子呢？

賈格拉：哎，鼻子是很好的。一切都是端端正正。而人也是非常之好的。只是你別生氣：他屋頂上只立着一根煙囪，別的什麼都沒有，沒有任何的傢俱。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還有誰？

賈格拉：阿庚甫。斯茄潘諾維支·潘茄列耶夫，是個九等文官，說話有點口吃，不過人倒是很像樣。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哎，你怎麼纔是官，官，可是你要告訴我們，他不是愛喝酒。

賈格拉：他喝酒，我不反駁，喝酒。這有什麼辦法呢，他已經是個九等文官了，可是人溫柔得像一塊絲綿。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哎不，我不願意我的丈夫是一個醉鬼。

賈格拉：隨你便，我的媽！不願意這個，請選那個吧，可是，偶爾次把多喝一點酒，又算什麼呢，——要知道，並非整個禮拜都是醉薰薰的呀：改日清醒過來就謹慎了。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哎，還有誰？

賈格拉：還有一個，只是這個……別說了，還是這些人乾淨。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噢，那麼他究竟是誰？」

費格拉：「關於他我不願意說了。他，你聽，是個七等文官而且帶着勳章，可是哪裏都不愛接近，簡直都不能讓他走出屋門啊。」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好，還有誰呢？你說有六個，現在總共纔有五個。」

費格拉：「難道你還嫌少嗎？你看，你的奢望有多麼大，可是剛纔你還在害怕他們呢。」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要你這些貴族作什麼？雖然你有六個，老實說，一個商人就抵得過大家夥了。」

費格拉：「不吧，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貴族尊貴得多的多。」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會貴算什麼。——你看阿列克舍·德米特里耶維支戴着黑貂皮帽，穿着毡鞋，是怎樣地走出走進呀。」

費格拉：「不過掛徽章的貴族遇見商人，便向他說，你怎樣，小商人，閑開路，或者說：小商人，把最好的天鵝絨拿來看看，那麼商人就只是說道：是是，老爺！穿幾東西，把帽子取下來，貴族便這麼說。」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如果商人不願意賣給他們呢料，那麼貴族沒有了衣服穿，就得光着身子。」

費格拉：「那麼貴族會殺死商人。」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那麼商人要到警察廳去控告。」

費格拉：「那麼貴族要到大理院長那裏控告商人。」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那慶福人要到省長那裏去。

費格拉：……那麼費拉……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撒謊撒謊，費拉！……省長比大禮院長大得多！你去張羅那些貴族們去

吧！貴族有的場合也要脫帽子的……（門外鈴響）彷彿誰在按鈴。

費格拉：啊，還是他們！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他們是誰？

費格拉：他們……是新郎中的誰吧。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喊叫）唔，唔！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神聖的，請原諒我們作孽胎，屋子裏完全沒有收拾。（趕着桌上所有

的東西，在屋子裏奔跑着。）那塊桌布，桌子上的桌布全是黑的呀。杜尼雅式迦，杜尼雅式迦！

（杜尼雅式迦出現。）快拿乾淨的桌布來。（把棹布拉下，在屋內掃整。）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啊，嬌母，我怎麼辦？我險些兒只穿一件襯衫。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啊，我的媽，快跑去穿衣服去。（在屋內掃整；杜尼雅式迦取桌布來

；門外鈴響。）快跑去說，就來。（杜尼雅式迦遠遠叫道：就來。）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嬌母，可是衣服還沒有燙呀。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啊，上帝保佑，快穿件別的吧。

費格拉：（跑入）你是怎麼還不走啊？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快一點，我的媽！（又聞鈴聲

）啊，他還在等着呀。

阿麗娜·潘布萊蒙諾夫娜： 杜尼雅式迦，把他引進來，請他等一下。（杜尼雅式迦跑至門前，開

門，聽到聲音：在家嗎？在家，請屋裏坐。大家都鬧着鑰匙孔好奇地爭着觀看。）

阿迦菲亞·姬露諾夫娜： （喊叫）。啊，好胖鴨！

費格拉： 來了，來了！ （皆急忙逃避。）

## 第十四場

伊凡·巴甫洛維支·雅伊支尼察與婢女。

杜尼雅式迦： 請在這裏等一等。（出。）

雅伊支尼察： 好吧，我就在這裏等着，只是再不要耽擱。我從衙門裏出來只容許幾分鐘的工夫。

長官會忽然想到的：庶務官到哪裏去了？去相新娘去了。爲得再不許他去相新娘……那麼再讓

我看一次嫁妝單吧。（唸。）「石基正房」……（向上抬起眼睛，把房屋看一遍。）有！「兩

間廂房：一間石基廂房，一間木造廂房」……「喲，木造的可不大好。」「四輪無蓬馬車，雙套帶雕

刻的木轎，鋪着大小絨毯」……也許是一些破鐵桿子。可是那老婆子保證是上等貨，好，就算牠

是上等貨吧。」「兩打銀湯匙」……自然家裏是需要銀湯匙的——「兩件狐皮外套」……「四

個大羽毛墊子和兩個小的」（緊咬着嘴唇。）「六套綉的和六套印花布衣服，兩件睡衣，兩

……喲，這些項目都隨便吧！「襯衣，桌布」……這隨她的意。但是，需要實地檢查一番，現在

，雖然錢許繪又是房子，又是馬車，可是當你一結婚——那便只能發現一些羽毛鑿子，和蒲團之類的。（聞鈴聲。杜尼雅式迦急從屋子裏跑過，去開門。聽到聲音：「在家嗎？」——在家。）

## 第十五場

伊凡。巴甫洛維支與安奴支庚。

杜尼雅式迦：請在這裏等一等。他們就出來。（出。安奴支庚向雅伊支尼察鞠躬。）

雅伊支尼察：失敬。

安奴支庚：您閣下是美麗的女家主庭令尊嗎？

雅伊支尼察：絕不是，我絕不是她的父親。我甚至還沒有兒女。

安奴支庚：啊，請原諒，請原諒。

雅伊支尼察：（向一邊）。這人的相貌使我有點懷疑：恐怕他不是爲的別的，而是同我一樣到這裏來相親幹什麼的。（高聲。）是，到女家主這裏一定是有什麼要緊事吧？

安奴支庚：沒有，什麼都……沒有什麼要緊事，不過隨便來玩玩而已。

雅伊支尼察：（向一邊）。撒謊撒謊，遊玩而已！這小子想要結婚！（聞鈴聲。杜尼雅式迦從屋

子裏跑過，去開門。門口聲音：「在家嗎？」——在家。）

## 第十六場

前者與婢女踏入之熱瓦金

熱瓦金：（向婢女）。好姑娘，請你給我拍一拍……你知道，在街上落的灰塵真不少。噢，那裏請你拿掉那一根絨毛。（轉身。）好！謝謝，好姑娘。噢，還有，你看，那裏彷彿有一個小蜘蛛在爬呢，可是身後沒有什麼吧？謝謝，親愛的！那裏還有，好像。（用手摩挲燕尾服的袖口並張望安奴支庚與伊凡·巴甫洛維支。）這呢料原本是英國的！可着實經用！在一七九五年當我們分艦隊在西西里，我還只是一個海軍士官候補生的時候買的它，拿它縫了一套軍服，在一八〇一年，我在巴甫洛·彼得洛維支御前當海軍少尉的時候，呢料還完全是嶄新的，在一八一四年到世界四週去遠征，領口纔只磨破一小點，在一八一五年退職後，只是把它翻了過來，又穿了十年，到現在差不多還是嶄新的。謝謝你，姑娘，毋……美姑娘。（向她握手，走在鏡子前面，輕輕的梳理着頭髮。）

安奴支庚：那麼，請問，西西里，——你剛纔說過的西西里，這西西里是一塊好地方吧？

熱瓦金：啊，好極了。我們在那裏待了三十四天。風景，我對你說吧，真是優美透了。那裏的山峯，那些個石榴樹，而且到處是意大利的女人，像一朵一朵的小玫瑰，誰都想抱住吻她們呢。安奴支庚：都還是有知識的嗎？

熱瓦金：知識高極了！——那種教育，恐怕咱們這兒的伯爵之家纔受過。有時候在街上走——

俄國的少尉，這裏自然是肩章（指着肩頭），金色的刺繡徽，那樣的臉色淺黑的美女——她們每家的屋邊都有一個小陽台，屋頂就完全像這裏的地板一樣平。——有時候，你這麼一看，在那裏就坐着一朵小玫瑰……嗚，自然是不能拿臉往泥裏栽（註一）……（鞠躬而且揮手）顯也是如此。（舉做手勢。）自然是穿扮着：塔夫綢，縐帶，婦女的各色各樣的耳環……嗚，縐帶之上一句話，是一塊好吃的尤物。

安奴支庚：那麼，還要請問您，在西西里地方都是說哪一種言語的？

熱瓦金：自然都是說法國話。

安奴支庚：那麼姑娘小姐們也都絕對說法國話嗎？

熱瓦金：完全絕對地。我對您說，甚至您，也許不相信吧：我們住了三十四天，在這些日子裏，我還沒有聽見過她們說過一句俄國話。

安奴支庚：任何一句都沒有說過嗎？

熱瓦金：任何一句都沒有說過。我並不是只說那些貴族和夫人，及各級軍官們，就是特意把那地方上的肩膀抗着些雜碎物件的粗碎鄉下人叫過來，你故意地試着向他說道：弟兄，拿麵包來，他準不懂，簡直不懂，可是你若說法國話：Dareci del pane（註二）或Pataca vino（註三），於

（註一）即丟臉的意思。

（註二）法語：「拿麵包來」

（註三）意大利語：「拿葡萄酒來」。



是便明白了，跑去當真的給你拿了來。

伊凡·巴甫洛維支：西西里這地方，依我看，實在應當是很可愛的。請您告訴我：您剛纔所說的那鄉下人，他是怎樣的鄉下人，是否完全像俄國的鄉下人一樣，寬寬的肩膀而且種田下地呢？也許不是吧。

熱瓦金：這個我不能告訴您，因為我沒有注意到他們到底是種地不種地，至關於聞鼻煙，我倒可以對您說，他們都不僅是用鼻子聞，而甚至還要往嘴裏放呢。渡河也很便宜；那裏幾乎全是水，到處是遊覽船……自然啦，坐着一個意大利女人，像一朵小玫瑰花，穿着：小胸衣，小手帕……還有些英國軍官和我們在一起，喲，人也像我們似的：海員，當初顯得很奇特，彼此言語都不通，可是以後，就非常熟識起來，這纔開始完全懂了：這樣子指着酒瓶或杯子——喲，這時候就知道表示要喝酒；把拳頭放在嘴邊，用嘴唇作響：泊呼，泊呼——就知道是抽烟斗——總之，我對您說吧，語言是很容易的事，我們的水手三天就能彼此完全懂得了。

伊凡·巴甫洛維支：依我看，生活在異域倒是很有趣味的。我很喜歡和有閱歷的人交往；請問，尊姓是怎麼稱呼。

熱瓦金：鄙姓熱瓦金，退伍的海軍少尉；也請問旁邊這位，尊貴的稱呼。

伊凡·巴甫洛維支：任庶務官的職務。伊凡·巴甫洛維支·雅伊支尼察。

熱瓦金：（未聽清楚）。是的，「炒雞蛋」我也吃過了。——我知道前面路遠，而天氣又冷；我就着麵包吃了些鱈魚。

伊凡·巴甫洛維支：不是，大概你沒有聽清：這是我姓的姓：雅伊支尼察。

燕瓦金：（轉躬）。啊，請您原諒，我的耳朵有點兒背，其實我想您是在說：剛吃過炒雞蛋呢。

依凡·巴甫洛維支：這有什麼法子，我已經請求過長官，改稱雅伊支尼朵恩，但是有人勸道：聽起來像有「狗崽」的聲音。——

燕瓦金：這是常有的。我們第三分艦隊全隊，整個的軍官和水手，什麼樣奇怪的姓都有，一個死去的艦長阿列克舍·伊凡諾維支說道：嘿，第三分艦隊什麼寶貝都有：「髒水」（波莫庚），「巡捕」（雅雷日庚），「燒焦」的海軍少尉。有一個海軍士官候補生，甚至是一個很好的候補生，簡直的就姓「小窟窿」。隊長有時叫他：嘿，你，小窟窿，到這裏來！時常有人和他開玩笑：嘿，你這小窟窿子，人們說他。（開門外有鈴聲。費格拉從屋子裏跑過，去開門。）

雅伊支尼朵：您好啊，老太太！

燕瓦金：您好啊，起居怎樣，我的靈魂兒！

安奴支庚：您好啊，老太太，費格拉·伊凡諾夫娜。

費格拉：（匆跑）。謝謝，我的爹們，好，好。（開門，門外傳來聲音：「在家嗎？」——在家。以後有幾乎聽不到的話，而費格拉怨恨地回答道：你看，你是什麼東西！）。

## 第十七場

前著，科支卡列夫與費格拉。

科支卡列夫：

（向波德科略新）。你只是記住要勇敢些，別的沒有什麼。（周視並帶些許驚愕地

向大家鞠躬，對自己說。）哼，好一大堆人呀。這是怎樣回事？是否也都是新鄉呢？（推費格拉

。幽幽地對他說。）從那裏聚集來了這許多烏鴉，——啊？

費格拉：（低聲）。這裏沒有烏鴉，都是很正直的人。

科支卡列夫：（向鮑）。客人倒不少，可惜衣服是破爛的。

費格拉：看一看自家的褲，也沒什麼可值得誇張的：「頂破帽子，糟糠肚皮。簡直是到了京城別

（詩）。

科支卡列夫：算了吧，你的都是些閒人，衣袋裏有一個大窟窿。（高聲。）是的，現在在做什麼

呢？這扇門一定會通曉的寢室吧。（走向門前。）

費格拉：無恥的東西，對你說過，還在穿衣服呢。

科支卡列夫：倒讓——！這有什麼要緊？我原不過要看看，並沒有別的。（向鑰匙孔裏觀望）

熱瓦金：請讓我也看一看。

維伊支尼察：請讓我也觀看一次，只是一次。

科支卡列夫：（繼續在看）。什麼都看不見，諸位先生。裏邊發白的那個，猜不着那是女人呢還

（註）俄文的「一頂破帽，糟糠肚皮」是一句調侃俗語，在俄羅斯即「到了京城」，在中國或可聯作「……到了家」的意思。例如：「科支卡列夫這人壞到了家！」一句便是。

是批頭。——（可是大家圍住門，背着眼睛窺望。）  
科支卡列夫：……是誰走出來了。（大家慌張離散。）

## 第十八場

前者，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與阿迦菲亞·姬登諾夫娜。

（大家鞠躬。）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蒙諸位先生賜駕來訪，敢問有何貴幹？

雅伊支尼察：我在報紙上知道，您處有招標出售木材和柴薪的意思，因為我現任麗庫庶務官的職

務，是來打問木料的種類，數目多少和幾時可以供給的。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雖然我們這裏並沒有任何招標的事，但您的駕臨是被歡迎的。貴姓怎

樣稱呼？

雅伊支尼察：八等文官伊凡·巴甫洛維支·雅伊支尼察。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邀請坐吧。）（轉向熱瓦金並注視他。）請問……

熱瓦金：我也在報上看見有什麼廣告了；我自己想，去吧。天氣顯得很好，沿路都是些小草……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貴姓怎樣稱呼？

熱瓦金：退伍海軍少尉巴爾塔薩薩爾·巴爾塔薩薩維支·熱瓦金第二。我們那裏以前還有一個熱瓦

金，那個比我先退伍；膝蓋下受傷了，老太太，子彈很奇怪地打進去，膝蓋並未損傷，却刺進了筋肉裏。——像一根針扎進去，有時候同他站在一起，他就彷彿要用膝蓋從背後撞人似的。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請坐吧。」（轉向安奴支庚。）請問，有何貴幹？

安奴支庚：「我是同街的鄰居。離得很近的鄰居。——」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您是否住在對門的商人屠魯保涅依家裏呢？」

安奴支庚：「不是，我到現在還是住在砂子街，可是不久我打算遷移到城區這方來作個鄰居。」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您請坐吧。」（轉向科支卡列夫。）請問……

科支卡列夫：「難道不認識我嗎？」（轉向阿迦菲亞。）您也不認識我嗎，小姐？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您。」

科支卡列夫：「可是請您想一想。您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我。」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實在，我不知道，難道是在比留庚那兒嗎？」

科支卡列夫：「正是在比留庚那兒呢。」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啊，您還不知道吧，她那裏出了一件事。」

科支卡列夫：「怎麼不，倒出來了。」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不是，是這藥劑好了，她摔斷了一條腿。」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並且摔得很厲害。很晚的時候她坐車回家，可是車夫喝醉了，把她的車上撈下來。」

科支卡列夫：「是的，是的，我只記得出了什麼事：不是出嫁了就是摔斷了腿。」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貴姓怎樣稱呼？

科支卡列夫：怎麼的，我叫伊利亞。佛密支。科支卡列夫，我們還是親戚呢。內人不斷地說起：

：請來，請來（執波德科略新的手，拉向前去）這是我的朋友波德科略新。伊凡。庫茲米支。七等文官，當收發長。一個人作全部工作，把自己的部份做得非常完善。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貴姓怎樣稱呼？

科支卡列夫：波德科略新。伊凡。庫茲米支，波德科略新。長官只是派來擺樣子看的，所有的事務都是他做。伊凡。庫茲米支，波德科略新。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就是您，請坐吧。

## 第十九場

前看與新大里科夫。

新大里科夫：（活潑地鞠躬並迅速作商人式且兩手輕輕按於腰間。）您好啊，阿麗娜。潘茄萊蒙

諾夫娜。市場上伙計們總出售羊毛，老太太？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輕蔑地扭轉身去，低聲說，然而却能使她聽見。）這裏不是商人的鋪

子。

新大里科夫：哪裏！或者我來得不是時候，或是沒有我們就把事情辦妥了。

阿麗娜·潘茹萊蒙諾夫娜：請坐，請坐，阿列克舍·德米特里耶維支，雖然我們不出售羊毛，但是却很容易被您的駕臨。您請坐吧。

(大家坐下。沉默。)

雅伊支尼察：如今天氣太奇怪：早晨完全像要落雨的樣子，然而現在倒彷彿過去了。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是的，這天氣什麼都不像：有時候晴，有時候就整個陰雨。非常的人不愉快。

熱瓦金：我隨艦隊停泊在西西里的時候，老太太，正當春天，假設追溯起來，就正是我們的二月

天，有時候從家裏出去：是大大陽，隨後便這樣地落起雨來，而你一看，却明明白白的就是雨。

雅伊支尼察：豈不愉快的！便是在這種天氣一個人坐在家裏。結過婚的人自當另作別論：不會乏味。若是孤孤獨獨的一個人——那總簡直是……

熱瓦金：等於死，完全等於死……

安奴支庚：是嗎，這可以說是……

科支卡列夫：怎樣呢。簡直苦惱！活着都沒有樂趣的。上帝千萬不要讓別人去嘗試那種境遇。

雅伊支尼察：小姐，您若是選擇對象的時候應該是怎样？敢乞示您的趣味。請原諒我的直率

。您估量着一個丈夫應任什麼職務較為體面？

熱瓦金：您願意不願意，小姐，有一個丈夫是久經那海上風浪的？

科支卡列夫：不，不。聽着，按我的意見，差不多那能掌管整個部門事情的，纔是個好丈夫。

安奴支庚：何故如此偏激？爲什麼您表示輕蔑一個雖在步兵裏服過務，然而却極尊重上流社會交際的人呢？

羅伊支尼察：小姐，請您決定吧？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沉默）。

費格拉：回答呀，我的媽。告訴他們一點什麼。

羅伊支尼察：怎麼樣，老太太？……

科支卡列夫：您的意見怎樣？……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

費格拉：（悄悄地向鮑）。你說呀，說我很歡喜地感謝您。這樣坐着可不好。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低聲地。）我害羞，真的害羞，我要走，真的要走，媽，您替我坐

一會吧。

費格拉：啊，別做這種羞恥事，別走，我們整備要丟醜了。他們將會怎樣地猜想啊。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仍是）。不，我真的要走，走，走！（跑出。費格拉與阿麗娜·潘斯

萊蒙諾夫娜隨了她出。）

## 第二十一場

前者，除了走出的。

羅伊支尼察 你發，都走了，這是什麼意思。

科支卡列夫 一定出了事情。



燕瓦金：大概是指於婦女的裝飾之類的……去修正什麼東西了……小胸衣……綉好。（費格拉入）  
大家都迎向她問：什麼，什麼事？）

科支卡列夫：出了什麼事情嗎？

費格拉：怎麼能出事情呢，當真，什麼事情都沒有。

科支卡列夫：那她爲什麼走呢？

費格拉：是你們把人家逼得害羞了，所以纔走了；你們也得人家非常的難爲情，坐都坐不住。她

請你們原諒，晚間還請你們到這裏來喝杯茶呢。（出。）

雅伊支尼察：（向旁邊）噢，還要吃杯茶，就爲的這個，我總不愛求婚，多麼麻煩呀；今天

不行，請明天吧，後天再去喝杯茶，還得要考慮一番。這麼點子事，全不用着費什麼思索的，去

她的吧，我是有職業的人，我沒有工夫。

科支卡列夫：（向波德科略斯）原來這位女家主還不醜，啊！

波德科略斯：是的，不醜。

燕瓦金：這小女家主很好。

科支卡列夫：（向旁邊）去你的吧。這瘦小子倒愛上了。也許他還要搗亂呢，請吧。（高聲）

（根本不見佳，根本不見佳。）

雅伊支尼察：鼻子大了。

燕瓦金：噢，不，我倒沒有注意鼻子。她……是那樣的一朵小玫瑰呀。

安奴支庚：我自己對她也是這個意思，不，不然，不然……我甚至於想，她未必能熟悉上流社會

的交際。他還能夠懂得法國話吧？

熱瓦金：請問，它爲什麼不試一試，同他用法文說一說話呢？也許他懂得的。

安奴支庚：我想，我會說法文嗎？不會，我沒有幸福受那種教育。我的父親是一個奴才，畜生。他並沒有想到要我學會法文的。那時候我還是孩子家，很容易教會的，只要好好鞭打鞭打，我就會，我一定學會。

熱瓦金：嗚，現在你自己不會，對您並沒有益處呀，假設……

安奴支庚：不然，不然，女人根本得另作別論。她一定要會的，否則，那個，這個……（做手勢）一切都不像我了。

羅伊支尼察：（向旁邊）。嗚，關於這個還是讓別人去担憂吧。至於我，要到院裏看一看正房和廂房去，假設一切都還可以，今天晚上我就進行這件事。這些新郎我用不着害怕。人都是很輕率的。沒有哪個新娘會喜歡這種人的。

熱瓦金：去抽管煙吧。什麼，我們是否同路？請問，你住在哪裏？

安奴支庚：住在砂子街彼得巷。

熱瓦金：是的，還要帶一個圈兒；我住十八條巷，不過我可以送您回去。

斯大里科夫：不對，這裏有些個傲橫氣。哎，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以後你總會想起我們的。再會吧，諸位先生。（鞠躬而出。）

## 第二十一場

波德科略新與科支卡列夫。

波德科略新：那怎麼樣，我們也走吧。

科支卡列夫：噢，真的，女家主是不是長的很可愛？

波德科略新：可愛什麼！老實說，我以爲他很不稱意。

科支卡列夫：怎麼的？這是什麼事？不是你已經承認他是美麗的嗎。

波德科略新：這個，並不如此：鼻子又長，而且又不會說法文，

科支卡列夫：這還要怎樣？法文對你有什麼用？

波德科略新：那，新娘無論如何總應該會法文的。

科支卡列夫：那爲什麼呢？

波德科略新：因爲……我已經不知道爲什麼了，但總覺着顯不會就不像樣。

科支卡列夫：噢，你看剛纔那個瘦小子，只這麼一說，便悅了他的耳。顯是一個美人，確實是一

個美人，這樣的女郎是到哪裏去找呢。

波德科略新：我當初看中她下，但是後來，他們說起：長鼻子，長鼻子，噢，我自己再仔細一看

，真是個長鼻子。

科支卡列夫：噢，你多麼笨，竟還沒有識破那個奧門兒。他們故意那麼說呢，爲得把你搗脫開

，連我都不敢誇獎，也就是這種做法。這個，弟兄，這是何等的女郎呀。你只要睜一看她的眼睛

，那雙眼睛，魔鬼知道：又會說話，又會呼吸。而那個鼻子呀，——我不知道該叫什麼名字的鼻子！白嫩——像石膏！甚至連石膏都比不上。你自己要好好地認識啊。

波德科略新：（發笑了）。是的，現在我又彷彿看着他是美麗的。

科支卡列夫：當然，美麗！聽着，現在這樣，他們都要走了，我們到她那兒去談一談，便會大功告成的。

波德科略新：嗚，這我不幹。

科支卡列夫：爲什麼？

波德科略新：爲什麼不要臉。我們這很多人，讓他自己去選擇去吧。

科支卡列夫：嗚，你爲什麼還看照他們：恐怕競爭，是不是？願意的話，一分鐘之內我可以全部把他們趕走。

波德科略新：你怎樣能夠把他們趕走呢？

科支卡列夫：嗚，這是我的事。只要你答應一句話，以後再不准推諉。

波德科略新：那爲什麼不答應呢？就是。我並不否認：我願意結婚。

科支卡列夫：握手！

波德科略新：（伸手）。請握吧！

科支卡列夫：嗚，這纔是我所需要的。（開出。）

# 第二幕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家室。

第一場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一人，以後科支卡列夫）。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真是的，有多麼困難呀！選擇！若是一兩個人還好，但是有四個之多。歡喜那個就選擇那個吧。尼卡諾爾·伊凡諾維支雖然有點瘦，但還不壞，伊凡·庫茲米支也並不壞。若是論理說，伊凡·巴甫洛維支雖然有些胖，但還不錯，那是個非常體面的男子。我虔誠地請問，這怎樣辦呢？巴爾塔薩爾·巴爾塔薩洛維支又是個出色的男子。這實在難以決定。真有一說不出的困難。假設尼卡諾爾·伊凡諾維支的嘴唇放在伊凡·庫茲米支的鼻子下面，再取些巴爾塔薩爾·巴爾塔薩雷支（註）那裏的鬍鬚，伊凡·巴甫洛維支那樣的肥碩，這時候我立刻就可以決定。現在你去想吧！簡直頭都痛起來了。我想最好是抽籤。我發誓把一切托諸天命，抽出誰來，誰就是丈夫。我把他們寫在紙上，摺成小捲，抽到什麼，便是什麼。（走近小棹前，從那裏取出剪刀和紙，剪成小紙條並且捲上，繼續着說：）姑娘的境遇是多麼不幸啊，特別是有了愛情的

（註）即巴爾塔薩爾·巴爾塔薩洛維支·熱瓦庚的愛稱。

姑娘。男人誰也不會親身經歷着這個的，甚至於悔不顧忌曉得這個。看，它們都齊備了！只難下把它們放在手提袋裏，閉上眼睛，抽到什麼，就是什麼。（把紙捲放在手提袋裏並用手擾亂。）可怕呀……啊嚏，但願上帝能讓我抽出尼卡諾爾。伊凡諾維支來，不，爲什麼是他呢？伊凡·庫茲米支要好一點。爲什麼是伊凡·庫茲米支呢？別的那些人有什麼比他壞的……不，不，我願意……抽到什麼，就是什麼。（用手到手提袋內探取，代替選抽一個他把全體都抽了出來。）唔嚏——全有！都抽出來了！心是這樣子跳啊！不，只要一個！一個！決定只要一個！（將紙捲放入手提袋並攪亂。此時科支卡列夫悄悄走入，立於他的背後。）哦嚏，假設要是抽出巴爾塔薩爾來呀……我怎麼了，我想說的是尼卡諾爾。伊凡諾維支……不，不願意，不願意。隨命運指定誰吧。

科支卡列夫：請選定伊凡·庫茲米支吧，最好的一個。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哦嚏！（驚叫並以雙手遮臉，恐慌地往身後看。）

科支卡列夫：您驚慌什麼。請別驚慌，這是我。請選定伊凡·庫茲米支吧。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哦嚏，我害羞，都被您偷聽去了。

科支卡列夫：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本是自己人，親戚，在我的面前沒有什麼可害羞的，請把小臉兒露出來吧！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半露出臉來），我實在害羞。

科支卡列夫：哦，就請選定伊凡·庫茲米支吧。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啊嚏！（驚叫，又手遮住臉。）

科支卡列夫：實在是個難得的人，極能盡自己的職守……簡直是個奇妙的人。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將臉板供露出）。怎麼，那麼別的人呢？那麼尼卡諾爾·伊凡諾維支呢，他不也是個很好的人嗎？

科支卡列夫：請原諒，比之伊凡·庫茲米支，他簡直是一塊廢料。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爲什麼呢？

科支卡列夫：這是極明顯的事，伊凡·庫茲米支，嗚，簡直這個人……這個人，是再也找不出來的。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嗚，那麼伊凡·巴甫洛維支呢？

科支卡列夫：伊凡·巴甫洛維支也是一塊廢料！他們都是些廢料。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當真都是嗎？

科支卡列夫：您只要加以判斷和比較：像伊凡·庫茲米支那樣的，是無論哪裏都不見的：伊凡·巴甫洛維支，尼卡諾爾·伊凡諾維支庸鬼曉得他們是些什麼東西！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可是他們實在是很……謙恭的。

科支卡列夫：謙恭！喜歡吵鬧的無賴漢。最粗暴的人。您總不至於希望婚後第二天便遭他們的毆打吧。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吶，我的天！這確是太不幸，再壞都沒有的事。

科支卡列夫：還有哩！您再想不出比這更壞的了。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那麼按您的意思，最好就是伊凡·庫茲米支了。

科支卡列夫：當然是伊凡·庫茲米支，伊凡·庫茲米支。（向旁邊。）事情大概走上顯路了。沒



德科略新坐在點心舖裏，要快一點找他去。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這麼樣，你以為要選伊凡·庫茲米支了？

科支卡列夫：必定要選伊凡·庫茲米支。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難道別的人都要拒絕嗎？

科支卡列夫：當然，拒絕。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這可怎麼辦哪？總有些害羞。

科支卡列夫：有什麼可害羞的。您說年紀還輕，不想嫁人。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他們會不相信，一定要問，為什麼，怎麼樣。

科支卡列夫：噢，假設您想一次回絕了這件事，您就得乾脆說：滾走，昏蛋們！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怎麼能這樣的說呢？

科支卡列夫：噢，您就試一試吧。我相信您，這以後大家都會跑出去的。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這豈不成了邊罵。

科支卡列夫：既是你再也不會看見他們，那還不是一樣。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總覺的不大好……他們怕要惱了呢。

科支卡列夫：假設他們惱，又有什麼要緊！若是因此發生什麼事情，自是應作別論，但這裏他們

最多是哪一個在眼睛上睜你一口，充其量如此而已。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噢，你看！

科支卡列夫：這有什麼要緊。有些人被睜過多少次了，真是！我就知道一個人：一個最美麗的男

子，紅噴噴的兩頰；那時節他在不林地請求着增加薪俸，把長官惹得厭煩起來，後來簡直不能忍耐——就醉一口吐沫在他的臉上，真是！「給你」，他說：「這就是你的加薪，解決啦，魔鬼！」可是薪俸畢竟是加成了。由此看來，醉一口吐沫又算什麼呢？假設手帕不在身邊，又自是應作別論，既是手帕在口袋裏——那麼拿出來擦去它就是。（門外鈴響。）有人敲門，一定是他們中間的哪一個，我現在不願意同他們相遇，您這裏還有別的門沒有呢。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怎麼，從黑梯子那兒可以出去。可是我全身都顫抖起來了。  
科支卡列夫：不要緊，只要振作起精神來。再見！（向旁邊。）我快去把波德科哈新帶了來。

## 第（十二）場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與雅伊支尼察。

雅伊支尼察：小姐，我特意早些來，爲的是和您有單獨談話的餘裕。嗚，小姐，關於我的官銜我想您是知道的：我是庶務官，爲長官所寵愛，爲下屬所服從……只缺少一樣：生活的伴侶。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是的。

雅伊支尼察：現在我找到生活的伴侶了，這伴侶正是您。請您直說吧，是呢還是不是。（往他肩上海，向旁邊。）嗚，他並不像那些瘦德國女人；倒還有一點味兒。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我年紀尚輕……還不算嫁人。

雅伊支尼察：請原諒，那麼婆婆爲什麼來鬧呢。您也許要說什麼別的話，請您說吧……（開鈴聲。）見鬼，總不讓人把事情辦好。

### 第三場

前者與熱瓦金。

熱瓦金：請原諒，小姐，也許我來得太早。（回轉身，看見雅伊支尼察。）哦，已經有……伊凡·巴甫洛維支，失敬。

雅伊支尼察：（向旁邊）你帶着自己的敬滾吧！（高聲。）怎麼樣？小姐？只請您說一個字：成或者不成？（開鈴聲；雅伊支尼察憤怒地啐一口吐沫。）又是鈴鐘！

### 第四場

前者與安奴支庚。

安奴支庚：小姐，也許我來得早一點，有失體統（看見別人，憤嘆着並且鞠躬。）失敬。  
雅伊支尼察：（向旁邊）留着你的敬吧！魔鬼差你來，必定要折斷你那兩隻瘦腿！（高聲。）

怎麼樣，小姐，請您決定吧？我是有職務的人，我沒有多餘的時間：倒底成呢還是不成？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慌張起來。）不需要……不需要……（向旁邊。）我一點都不明白，我是在說些什麼。

雅伊支尼察：怎麼不需要？是哪一種態度的不需要？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不那麼……（拿出勇氣來。）滾走！……

（向旁邊，拍着手。）啊，我的天，我怎麼說出這個話來了？

雅伊支尼察：怎麼樣，滾走？這是什麼意思；滾走？請開，您懂得這句話的意思嗎？（兩手叉腰，駭異地逼近她。）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瞥見他的臉，驚叫）。唔，他要打人，他要打人！（跑出來。雅伊支尼察強着嘴，站着。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開聲跑入，觀察他的臉，也驚叫：唔，他要打人！即跑出來。）

雅伊支尼察：這算個什麼驚嚇！簡直就是故事！（門外鈴響，並聽到聲音。）

科支卡列夫的聲音：進去，你做什麼站在那裏？

波德科喀新的聲音：你先進去吧。等我整理一下，緊褲結兒開了。

科支卡列夫的聲音：你又要擺脫了。

波德科喀新的聲音：不，我不擺脫！真的我不擺脫。

## 第五場

前者與科支卡列夫。

科支卡列夫：「喲，你看，又要整理鑿碑結兒。」

雅伊支尼察：「（轉向他去）。請問，這位新娘是不是傻子？」

科支卡列夫：「什麼？難道發生什麼事？」

雅伊支尼察：「真是難以索解的行爲！跑出去，就喊叫『他要打人，他要打人！』鬼才知道這是什

麼意思。」

科支卡列夫：「喲，是的，她儘是這樣，她是傻子。」

雅伊支尼察：「請問，您可是他的親戚？」

科支卡列夫：「正是，親戚。」

雅伊支尼察：「那麼請問是怎樣的親戚？」

科支卡列夫：「我記不大清：彷彿我母親的姙母是繼父親的什麼，或者是他的父親是繼姙母的什麼。」

——「關於透我的內人知道，這是她們的事。」

雅伊支尼察：「他是不是從來就傻呢？」

科支卡列夫：「噢，從幼就是這樣。」

雅伊支尼察：「當然，假設他再聰明一些那更好了，然而若是財產富足，即是傻子也還使得。」

科支卡列夫：「可是他什麼也沒有呀。」

雅伊支尼察：怎麼樣，那麼石屋子呢？

科支卡列夫：這不通義上是座石屋子，你知道它是怎樣造成的呢？簡直是一塊磚疊成，而中間都是些廢物，碎屑，木片，刨花。

雅伊支尼察：您說什麼？

科支卡列夫：當然是。您彷彿還不知道現在的屋子都是怎樣建造的？——那不過是爲着在當舖裏與押罷了。

雅伊支尼察：可是這屋子並沒有與押吧。

科支卡列夫：這是誰告訴您的？實在說，不單單是已經與押，而且已經兩年未繳利息了。在大理院還有一個兄弟，也眼睛巴巴地在盯着這座屋子了，世界上還沒有出過這樣的松棍，就是曾把親生母的最後一條裙子脫去的那樣的不怕遭罪的。

雅伊支尼察：怎麼媒婆對我……啊嚏，她這老潑潑，人間的怪物……（向旁邊。）不過他也許在撒謊。待我嚴厲地審問這老婆子！不過若是真情……呸……我要讓她和其他人唱歌那樣不同地叫喚叫喚。

安奴支庚：請問您，我也很不安。我承認自己不懂法文，但是這就很難判斷的婦女是否懂得法文。怎麼，這位女家主，頗懂……

科支卡列夫：個字不識的笨傢伙。

安奴支庚：您說什麼？

科支卡列夫：怎麼着？這我很知道。隨租內人曾在一個寄宿學校裏讀書，她是一個出名的個人，

永遠是坐在「最穩的椅子」裏的。法文較真，他常常拿棍子打她。

安奴支庚：我第一次和龜見面就有一種預感，看出龜是不懂法文的。

雅伊支尼察：嗚，鬼魂懂法文！不過媒婆真可惡透了……啊，你，這老豬頭，巫妖！你們知道她給我描寫的是些什麼話呀，這位畫家，你看這位十足的畫家：正房，廂房，有屋蓋，銀湯匙，馬車——嗚，一坐上去就可以遊蕩了。——這些話，即在小說裏都很難選出這雜的一頁來。——啊，你是如此下賤的老東西！你只要落在我的手……！

## 第六場

前者與費格拉。（大家看見她，轉向她作如次言辭）。

雅伊支尼察：啊！這不是——到這邊來，老學敵！到這邊來。

安奴支庚：怎麼麼欺騙我，費格拉。伊凡諾夫娜。

科支卡列夫：嗚，走過來，橫婆，來受你的懲罰吧！

費格拉：我一句都不了解：聲音都把我震聾了。

雅伊支尼察：房子是一塊磚造成的，你這老下賤東西還吹噓，說這房假二層樓（註），鬼魂知道帶什麼。

（註）即平房內以板搭構之假樓，多以之招飲咖啡用。普通銀行內常可以見到。

費格拉： 我不知道，不是我造的。大概是需喪一塊磚，所以說那裏造成了。

雅伊支尼察： 而且還在當舖裏典押着呢！讓魔鬼吃掉你。可惡的巫妖（踩着腳）。

費格拉： 看你這個樣！還要罵人，若是別人會因為滿足感謝我這感謝不盡呢，人家還派的替他奔走。

安奴支庚： 是的，費格拉。伊凡諾夫娜，您也對我說過她是懂得法文的呀。

費格拉： 她懂的，我的親戚，她都懂，還有德文和所有的文字——你願意要的花樣——她都知道。

安奴支庚： 噢，不對；大概她只會說俄國話吧。

費格拉： 那有什麼壞的？俄國話容易懂，所以總說俄國話。若是她會說回國話，那樣對你是更壞呢，因為你自己全不懂的。對於俄國語言是沒有什麼可非議的，一種最普通的語言：所有最高貴的人都是說俄文的。

雅伊支尼察： 到這邊來，可惡東西！到我這邊來！

費格拉： （後退至門）。我纔不去呢，我知道你，這般沈重的身體，准會無礙無故地打人的。

雅伊支尼察： 噢，你臨着，親愛的，你逃不過這一著。瞧我怎麼樣把你送到警察局裏去，要你知道，麼不應該欺瞞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你看著！你告訴新娘說，她是個下賤東西，聽着，一定得說。（出。）

費格拉： 你看你這個樣！憤怒得什麼似的！他以為他有這胖身體，任什麼別的人都不知他，要我

說，你自己纔是下賤東西呢，什麼玩意兒！



索奴支庚：我承認，最親愛的，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你是這樣地欺騙我。要是我知道初娘有這種教育程度，那我……並且我的腳簡直都不會踏到這裏來，什麼事呀。（出。）

費格拉：都着了廟，還是喝醉了酒，看這些挑眉坦眼的會得到個什麼吧！該糊塗書本乎把智慧都給吹飛了。

## 第七場

費格拉，科支卡列夫，熱瓦金。

科支卡列夫：（滿腔哈哈大笑，看定費格拉並用手指指着她）。

費格拉：（有怨恨）。你爲什麼那樣子放開喉嚨笑呢？

科支卡列夫：（繼續哈哈大笑）。

費格拉：這叫人怎麼捉摸！

科支卡列夫：媒婆呀！媒婆呀！你是說媒的老手，真知道怎麼辦事啊！（繼續哈哈大笑）。

費格拉：看他沒有個完了！一定是你那死屍母親在生養你的時候發了瘋（懷着怨恨，出）。

## 第八場

科支卡列夫，熱瓦金，

科支卡列夫：（繼續哈哈大笑）。噢，我不能再，實在，我不能再笑了，一點力氣都沒有了，我覺得笑得肚子要破裂了（繼續哈哈大笑）。

熱瓦金：（望着他，也開始笑了）。

科支卡列夫：（疲倦地倒在椅子上）。噢，實在沒有勁兒了。我覺得再要笑下去，就要把最後的一線生命力掙斷了。

熱瓦金：我很喜歡你的這種暢快性格。在我們分隸隊裏，曾在領隊保爾登列夫艦上有一口海軍士官候補生彼屠霍夫，安東·伊凡諾維支，也有這樣的暢快性格。有時候鬧不着別的，只聽你這麼伸一個指頭——他便突然笑起來，真個的，直要笑到晚上。噢，望着他，有時候自己也覺得好笑，望着他：終於自己也如此不禁地笑了起來。

科支卡列夫：（吁喘着）。噢，上帝請寬恕我的罪過！噢，她這隻妻子能策劃出什麼來？噢，她哪裏會作媒呢，她作媒！讓我作媒吧，就是這麼着作。

熱瓦金：當真作媒嗎，不是在說着玩吧？

科支卡列夫：還用說！在給誰作媒都成。

熱瓦金：若是如此，就請把這裏的女家主給我作媒吧。

科支卡列夫：爲什麼說要結婚呢？

熱瓦金：怎麼爲什麼，請想我指出來，這問法有一點奇怪，那是盡人皆知它是爲了什麼的。

科支卡列夫：你不是已經聽見了，她是任什麼嫁妝都沒有的。

熱瓦金：沒有就沒有了。自然這是一件風陋的事。可是同這般可愛而且有著交際舉止的小姐一塊兒生活，即是沒有嫁妝也得。不大的一間房子（用平扎量尺寸），這裏是一間小前廳，一座小小的屏風或者無論哪一種隔扇之類的……

科支卡列夫：她有什麼這樣能您歡喜的呢。

熱瓦金：着實說——我很歡喜她，因為她是一個頗為肥碩的女人。我是肥碩女人的愛好者。

科支卡列夫：（也斜着眼睛他，向旁邊說）自己不要賣弄風情吧，簡直像一隻倒完了菸草的口袋。（高聲。）不，您可以完全不必結婚。

熱瓦金：爲什麼呢？

科支卡列夫：是這樣。喲，在我們中間，您有那麼一副尊容，即所謂之：雄鷄腿……

熱瓦金：雄鷄腿？

科支卡列夫：自然。您算個什麼樣兒呢？

熱瓦金：可是怎麼會像雄鷄腿呢？

科支卡列夫：實在是雄鷄腿。

熱瓦金：我覺得這攸關自己的人格……

科支卡列夫：我既如此說，是因爲我知道：您是一個細心的人，別人我總不對他說呢，我可以爲您作媒，只是說別人。

熱瓦金：不，我懇求您不要給我說別人。請您行行善，就說這個吧。

科支卡列夫：我作媒，只是有一個條件：什麼事情您也不得干預。甚至您不得出現在新娘的眼裏。

沒有您，我一切都能夠辦到。

維瓦金：怎麼能夠沒有我呢。無論如何我總得露一露面呀。

科支卡列夫：根本不必要。回家去等着吧，今晚上一切都能辦到。

維瓦金：（搓着手）。這好極了。要不要證明書和履歷表，大體新娘請要欣賞一番吧，我跑回去立刻去取。

科支卡列夫：任什麼都不要，只是就請您回家吧。今天我給您送通知（把他送出去）。兩個魔鬼可也走了。這算什麼？波德科略新還不見來，還真奇怪了，未必到這時候他還在整理雜碎兒吧，難道還得跑去追他嗎？

## 第九場

科支卡列夫，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尋望）。怎麼走啦？一個人都沒有了。

科支卡列夫：走了，走了，沒有人了。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啊，還不知道呀，我的週身都顫抖起來，我真從沒有遇見過這種事。可是雅伊支尼察這人太可怕了，他對於妻子該是多麼強暴的呀。我總覺得彷彿他現在還要回來。

的。

料支卡列夫：「在什麼都不會回來了。假設他們兩個中的誰再敢到這裏來露一露鼻子，我把腦袋賠給。」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那麼第三個呢？」

料支卡列夫：「哪個第三個？」

熱瓦金：「（將頭伸進門內）。實在我很想聽一聽，她是怎樣用她那張小嘴兒談論我……這一朵小

玫瑰花！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是巴爾塔薩爾·巴爾塔薩洛維支。」

熱瓦金：「對了！對了！（搓着手。）」

料支卡列夫：「哼，你去吧！我以為你在說誰，原來是這位簡直只有魔鬼纔知道的十足瘦子。」

熱瓦金：「是怎麼回事。這我得承認。我無論如何都不懂。」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不過他在外貌上看倒是一個很好的人。」

料支卡列夫：「醉鬼！」

熱瓦金：「上帝，我真不懂。」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難道他還是個醉鬼嗎？」

料支卡列夫：「請您原諒，還是一個惡名昭彰的蕩無賴呢。」

熱瓦金：「（大聲地）。我無論如何總沒有請您說這種話吧。您應該在於我有利的方面誇獎一下，

繼續揚一番——這纔像一回事；可是您竟用這種手段，說出這樣的言語——難道您是在罵人嗎，不

邊我倒是一個很謙恭的老實人。

科支卡列夫：（向旁邊）怎麼又把他招了回來（低聲向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參着，參着，他的腳跟都站不穩了。他整天喝得那樣醺醺越越的。把他趕出去，不就沒有事了。（向旁邊）波德科略新怎麼還不來。這可惡東西！我准得找他來痛罵一頓。（出。）

## 第十場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與熱瓦金。

熱瓦金：（向旁邊）他發誓要讚美我，可是他反倒漫罵起來了！奇怪的人。（高聲。）德，小姐，請別相信……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請原諒，我覺得不舒服……頭痛。（欲出。）

熱瓦金：大概您覺得我有什麼不值得您愛的地方。（指頭）您不要看我這裏有一點禿，不要緊，這是因癩疾而起的，頭髮就要長出來了。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任您那裏有什麼，對我全都一樣。

熱瓦金：我，小姐……穿起黑的燕尾服，臉的顏色就會白些的。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那對您更好了。再見！（出。）

## 第十一場

無瓦金（二人，向離身後說）。

小姐，請聽我的理由來，爲什麼？爲何故？或者我身上有什麼要緊的缺點嗎，是什麼？……就走了！奇怪的事情！我這是第十七次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同樣的情形：彷彿，當初一切都很好，可是在事情一發展到結局——你看就拒絕了。（沉悶地在屋子裏走動着。）是的。這的確已是第十七個新娘了。然而什麼是願所希望的呢？他希望什麼，比方這……有什麼理由……（沉思。）問題，問題的趣味！或者有什麼地方長的不好。（自己察視。）彷彿，不能夠說這句話，真是謝天謝地。整個身體自然無損。我不懂得。難道還得要回家在小箱子裏翻一翻嗎，我那裏有好多首詩，那些詩沒有哪一個女子不迷戀地……真是，我不懂得。當初好像挺順利的……可見得這回寧願往回走了。但是可惜，實在可惜。（出。）

## 第十一場

波德科略新與科支卡列夫（走入，二人並往後回顧。）

科支卡列夫。他沒有發覺我們！你看，他是多麼懷表地走出去了。

波德科略新：騙道他也照樣被拒絕了？

科支卡列夫：絕對是。

波德科略新：（帶着剛愎的微笑）。假使被人拒絕，一定是很喪氣的。

科支卡列夫：

還用說！

波德科略新：我總還不相信，她會直說，看着我全比別人可愛。

科支卡列夫：還要多麼喜愛呢。他對你簡直要瘋狂了。這般愛情：她是怎樣地說出了許多熱愛的

名詞啊，簡直要沸騰起來了。

波德科略新：（得意地微笑着）。其實若是女人願意了，還有什麼話不說呢。恐怕一輩子也想不到

出來吧：小獸呀狗呀，黑甲蟲呀，小黑人呀……

科支卡列夫：這些話還算什麼！看你在結婚以後，頭兩個月你就知道是說些什麼話了。簡直，弟

兄，唉，你准得給溶化了呢。

波德科略新：（微笑）。當真是？

科支卡列夫：有這般老實人。聽着，可是現在得趕快去辦事。你去向她講去，並且立刻要談點心

裏話，立刻就要決定下來。

波德科略新：怎麼能立刻？你說的什麼話呀？

科支卡列夫：一定要立刻……那裏只有她一個人。

## 第十三場



前者與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

科支卡列夫：我給您引來了，小姐，您看這個該死的。他從來還沒有這子發生過愛情，簡直，上帝卻引不來——又怨恨又羞怯……

波德科略新：（向手下推他，悄悄地）。嗚，弟兄，你彷彿太過於了。

科支卡列夫：（向他）。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低聲商她）。請勇敢一點，他是非常順從的，您要竭力裝出很自由自在的樣子。那麼，挑起眉毛，或是低着眼睛，就忽然地細道敵人一眼，或者露出肩膀來，讓他這無賴看一看！可惜您沒有穿上一件短袖的衣服，不過這樣子也好。（高聲）。

嗚，我保留下您們作愉快地交談！我到食堂和廚房裏看一看就來，應該籌備了，現在定做晚膳的堂倌就要來的，也許酒已經送來了……再算吧！（向波德科略新。）勇敢點，勇敢點！（出）。

## 第十四場

波德科略新與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請坐吧。

(二人坐定，沉默着。)

波德科略新：……，小姐，欲喜遊玩嗎？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怎麼着遊玩呢？

波德科略新：夏天在別莊坐作乘船之遊是很愉快的。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是的，有時候是同朋友們出去遊遊的。

波德科略新：將來夏天是怎麼樣？！還不曉得呢。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總希望是好的。

(二人沉默着。)

波德科略新：……，小姐，最喜歡什麼花呀？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氣味濃烈的丁香花。

波德科略新：花兒最喜歡帶在太太們身上。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是的，這是一件有趣的事。

(沉默。)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上禮拜您是在哪個教堂裏？

波德科略新：在富茲涅僻教堂，前一禮拜以前我是在卡桑大寺院。不過，祈禱無論在哪个教堂裏

都一樣的。只是那個裝飾得較爲好一點。

(沉默着。波德科略新用手擊桌面。)

波德科略新：葉卡茹林果夫遊戲節不是快到了嗎。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是的，再過一個月，好像。

波德科略新：甚至一個月還不到。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遊戲節應該是很愉快的呢。

波德科略新：今天是初八（按着指頭數），九，十，十一，……再過二十二天。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日子過得真快！

波德科略新：我甚至於把今天都沒有數上。

（沉默。）

波德科略新：多麼勇敢的俄羅斯人哪！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怎麼？

波德科略新：啊，一些工人們。站在最高的屋頂……我從那屋前經過，瓦匠在上面砌抹，而居然

一點都不害怕。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是的。在什麼地方？

波德科略新：就在我每天到衙門去的街道上。我是每天早晨要去辦公的。

（沉默。波德科略新又屈指頭擊着，終於拿起帽子，並鞠着躬。）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怎麼總是……

波德科略新：是的。請您原諒，也許煩擾了您。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怎麼能夠呢！相反地，我倒要感謝您伴着我消遣了時光呢。

波德科略新：（微笑）。我實在覺得，大概是煩擾了您。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啊，實在沒有呢。

波德科略斯：哦，著實沒有，那要改天，晚上那個時候……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好極了。（大家鞠躬。波德科略斯出。）

## 第十五場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自己個。

多麼適當的人物啊！我現在總算知道他。實在使人不能不愛，又膽怯，又慎重。是的，他的朋友原先說得很公正；只是可惜，但這一切都走了，我返想聽他說話，和他說話總愉快哩！主要的好處是他完全不空談。我本想對他說兩句話，我覺得胆一怯，心就開始跳起來了……好一個傑出的人物！我去告訴婚母去。（出。）

## 第十六場

波德科略斯與科支卡列夫（走入）。

科支卡列夫：爲什麼回家去？簡直胡鬧，爲什麼回家去？

波德科略新：爲什麼我還留在這裏。要說的話，我都已經說過了。

科支卡列夫：大概你是把心事向他說明了？

波德科略新：只是心事還沒有說。

科支卡列夫：真算奇怪！爲什麼不說呢？

波德科略新：嗚，哪能像你所希望的，預先任什麼話都不說，便忽然無緣無故地說道：小姐，

和我結婚吧！

科支卡列夫：嗚，那麼半小時工夫你們是談了些什麼昏事。

波德科略新：嗚，我們談到了一切。我承認非常滿意；挺愉快地消逝了時光。

科支卡列夫：聽着，你想想，我們隨時能趕得及呢。再過一點鐘就得到教堂去舉行婚禮了。

波德科略新：你發什麼瘋？今天舉行婚禮！

科支卡列夫：爲什麼不能呢？

波德科略新：今天舉行婚禮！

科支卡列夫：你自己不是有過這句話嗎，說是，只要把那些新郎趕走——立刻準備結婚。

波德科略新：嗚，我現在並不否認這句話。只是現在不行，最快也得一個月，需要有休息的時

間。

科支卡列夫：一個月！

波德科略新：自然。

科支卡列夫：你是瘋了不是？

波德科略新：少了一個月不行。

科支卡列夫：我都已向堂倌定好晚筵了，你這塊糟梁木！嗚，你聽著，伊凡·庫茲米支，不要固執，好朋友，現在就結婚吧。

波德科略新：原諒我，弟兄，你說什麼，怎麼能現在呢？

科支卡列夫：伊凡·庫茲米支，嗚，我請求你，即使你不爲自己著想，無論怎樣也得看在我的面上啊。

波德科略新：實在是，不行。

科支卡列夫：行的，好心眼兒，都行的。嗚，請不要儘固執吧，好朋友！

波德科略新：真的實在不行，不舒服，完全不舒服。

科支卡列夫：有什麼不舒服，這是誰告訴你的。你自己想一想，你原是聰明的人。我說你這話，並不是爲着取媚於你，也並不因爲你是個收發長，而我說這話簡直由於愛！嗚，得啦，好朋友，決定了吧，你用聰明人的眼睛看一看。

波德科略新：是的，假設要行，那我……

科支卡列夫：伊凡·庫茲米支！親熱的戀女，可愛的姑娘，嗚，你可願意我跪在你的面前。

波德科略新：幹什麼呢……

科支卡列夫：（跳下來）。嗚，我跪下了！嗚，你自己看，我想求你。一生不忘你的使喚，不要固執吧，好朋友！

波德科略新：嗚，不行，弟兄，實在不行。

科支卡列夫：（站起，憤怒地）。蠢豬！

波德科略新：好，你罵吧。

科支卡列夫：糊塗東西！還沒有見過這樣的。

波德科略新：罵吧，罵吧。

科支卡列夫：我是個誰？為什麼奔忙？都是爲着你的利益，僕子。這除於我何干，我現在就

擄開你，關我什麼事？

波德科略新：是誰請你奔走來嗎？好，扔開吧。

科支卡列夫：那你就說完，沒有我你什麼都辦不到。你不結婚，你口聲子都是個棍子。

波德科略新：這於你有什么關係？

科支卡列夫：爲你，這塊木頭實刀劈。

波德科略新：我不要你蠻力。

科支卡列夫：嗚，那該滾到魔鬼那裏去。

波德科略新：嗚，我走。

科支卡列夫：走你的路！

波德科略新：什麼，我走。

科支卡列夫：去你的，去你的。爲的要立刻拆斷你的腿。我從心眼兒裏希望會有一個醉薰薰的車

夫把車轆從你的喉嚨上趕過去！一塊爛布，那真是官兒！對你發誓，從現在起，斷絕我們中間的

一切關係，你再不要出現在我的眼睛裏！

波德科略新：就不出現在你的眼睛裏。(出。)

科支卡列夫：到魔鬼那裏去，到你的老朋友那裏去。(開門，在後面向他喊着：)搬東西。

## 第十七場

科支卡列夫(一人，在激憤的感情中往前往後地走着)。

嗚，在世界上哪見過這種人呢。嗚，講聲說，我是完全爲您籌算呀。嗚，我是不是一個傻子，我是不是一個糊塗虫？爲什麼奔忙吧，喊叫，甚至喉嚨都喊乾了。您說，他是我的什麼？是什麼親戚嗎？而我又是他什麼保姆，媳婦，岳母，或什麼乾娘不是呢。是怎樣的忙法吧，圖什麼，圖什麼我爲他這樣子週旋，沒有給自己一點安靜，把他打整成那個樣，談何容易？簡直只有魔鬼知道這爲什麼！你再去問問人，他是爲什麼做的。是這樣的惡棍！多下賤的東西，多卑劣的賤皮！捉住你這愚蠢的動物，兩指頭彈你的鼻子，耳朵，嘴巴，牙齒，——彈所有的地方。(在憤怒中他連連在空中彈擊着。)這有多麼可恨吧：自個走了——他很少憂慮，在他就像個出了水的鴨，這有多麼難堪吧！他回家又鎖着抽煙管去了。這種討厭的玩意兒！縱有多少像討厭的臉皮，可是像這個樣的你簡直就想像不出來；再也虛構不出比這更壞的臉皮，真是，再也虛構不出。實在沒有見過這樣兒的，我去，我偏要去把他這懶惰東西拉回來！不讓他逃脫，我去牽這個下賤東西！(跑出。)



## 第十八場

阿迦菲亞·庫霍諾夫娜（入。）

心裏這樣子地跳，實在難得說出。無論你轉到哪邊去，哪邊都站着一個伊凡·庫茲米支。的確很對，無論怎樣都逃不脫命運的支配。剛纔總欲思想別的，可是任什麼都想不進去：——試着捲線來繞手提袋吧——然而伊凡·庫茲米支就又攀到手上來了。（沉默。）終於，到如今我的環境要變遷了？把我捉來，領到教堂裏……以後，便將我一個人同男人留在一起——唔！竟使我這樣地戰慄起來了。再會吧，我昔日的處女生活。（泣哭。）這些年來都是在平靜中過去，……活着，活着——而現在就要去出嫁了！有多少憂慮吧：孩子們，男孩子是頂好鬧的，可是在那裏生下女孩子；長大了——又得護他們出嫁。若是嫁給好人還好，可是若嫁給一個醉鬼，或嫁給一個準備當時把自己所有的財產全孤注一擲地押在紙牌上的人呢。（又開始漸漸地號泣了。）不要離去吧，我的處女的快樂，而且是過過了二十七歲的少女……（改變了聲音。）是呀，怎麼伊凡·庫茲米支會就擱恁久。

## 第十九場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與波德科略新（爲科支卡列夫的兩手從門內推入場）。

波德科略新：（顛倒地）。我到您這裏，小姐，要說明一件小事……只是我想預先知道您是否覺着奇怪？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低着眼睛）。是什麼事呢？

波德科略新：不，小姐，請您先說：您是否覺着奇怪？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仍那麼着）。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波德科略新：那麼請您承認吧：我要告訴您，您一定覺着很奇怪。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請您原諒吧，怎麼能夠是奇怪的呢——聽你說話總是很愉快的。

波德科略新：可是這種事您怕自來還沒有聽見過。（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更低下眼睛，在這時

科支卡列夫悄悄走入並停在他的肩後。）事情是這樣……不過讓我以後什麼時候再告訴您比較好些。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倒是怎麼回事呢。

波德科略新：啊，我很想現在便對您說，但是我還有點疑慮。

科支卡列夫：（對自己，疊着手）。老天爺，你，我的天，這算什麼人呀！這簡直就是一隻女人

穿的破舊的輕皮鞋，是人底頭頂上的嘲笑，是寧直地對於人的諷刺。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您因爲什麼疑慮。

波德科略新：是的，總覺着有點疑慮。

科支卡列夫：（高聲）。有這麼笨，有這麼笨！是的，小姐，你看：他是來求婚的，是想要說明沒有他即不能夠生活，存在的。他只是來請問，是否能夠同意讓他享一點幸福。

波德科略新：（差不多驚恐了，推他，輕輕地發音）。儲蓄着點吧，你作什麼。

科支卡列夫：怎麼樣？小姐？請，決定給予這將致致命的人以幸福吧。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我無論如何都不敢想我能夠造就幸福……然而我是同意的。

科支卡列夫：當然，當然，早該如此。請伸出他們的手來吧！

波德科略新：現在！（想向他耳邊說什麼）——科支卡列夫向他示以拳頭並皺着眉——他伸出手來。

科支卡列夫：（使兩隻手聯攏着）。喲，願上帝祝福你們。我敬賀你們的聯婚。婚姻是這麼樣一件事……不像駕馬車，可以走到隨便哪裏去；這完全是另外一種義務，這種義務……現在只是我沒有時間，以後我要告訴你，是一種什麼義務。喲，伊凡·庫茲米支，請一吻自己的新娘吧。你現在可以這樣做的。（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低下眼睛。）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小姐，這是應該的，讓他吻吧。

波德科略新：不，小姐，請吧，現在請吧。（吻她，並握住她的手。）是多麼美麗的小手！小姐，多麼什麼有這麼美麗的小手呀？……請您答應，小姐，我希望立刻就舉行婚禮，一定要立刻。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怎麼要立刻，這也許太快了。

波德科略新：我不願意您這樣說。我願意更快一點，快到在這一分鐘內舉行婚禮纔好。

科支卡列夫：勇敢！好！上等人物！我承認我永遠對你的將來抱着很多的期待！您，小姐，真神

，現在請趕快去穿衣服吧：說實話，我已經差人去僱馬車了，去請客了，他們現在都乘車直去教堂了。您的結婚禮服原已經預備下了，我知道。

阿迦菲亞·姬露諾夫娜 怎麼，早預備下了。我立刻去穿。

## 第二十場

科支卡列夫與波德科略新。

波德科略新： 嘿，弟兄，謝謝！現在我看見你的全部功績了。我的親爹都沒有像你這樣的爲我把事情辦成呀。我看見，你作出了極友誼的勸。謝謝，弟兄，我一生都小忘你的恩義。（激動地。）待明年春天，我一定要到尊大人的墳上去朝拜。

科支卡列夫： 沒有什麼，弟兄，我自己也挺高興的。嘿，你過來，我要吻你。（吻他的一頰，後吻另一頰。）願上帝降福，你在美滿和富裕中幸福地（互相擁吻）生活下去，生得孩子成羣……波德科略新： 謝謝，弟兄。就是的，終於到現在我纔知道，什麼是生活。現在在我的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現在我纔看見了，一切都在激動着，生活着，感覺着，又似乎在蒸發着，像這些我甚至都不會知道，是在做什麼，以前我什麼都沒有看見，沒有了解，簡直是一個一切知識都被剝奪殆盡的人，不推論，不深思，就那麼生活着，像一切別人似的那麼生活着。

科支卡列夫： 歡喜，歡喜。現在我要去看一看筵席辦得如何了，立刻就回來。（向旁邊。）從一

切言語上聽來，最好還是把帽子給他藏起。（拿起帽子並護着走了。）

## 第二十一場

波德科略新（一人）。

其實，我過到現在怎麼樣呢。了解生活的意義嗎？不了解，什麼都不了解。嗚，怎麼過來的，我這個身的生活！我有什麼意義，我做過一些什麼？活着，活着，做事，到衙門去，吃飯，睡覺，一句話，是世界上最空虛而最平凡的人。只是現在你看，那些不結婚的該有多麼糊塗；原來仔細一看，却發現了多數的人羣都是這樣的昏盲。假設我是哪裏的國王，我一定下令全體人民結婚，一定得全體為的在我的王國裏沒有一個獨身者存在。——的確，現在你想一想吧；幾分鐘後你即是有妻室的人了。忽然間嘗到只是在小說裏纔有的那種痛苦，這簡直還能形容嗎？即是要形容，你也找不出那些字眼兒來。（少許沉默以後。）可是無論你怎麼說，當你仔細思索這件事情的時候，總好像變得有些可怕起來了。整個一生，整個一輩子自己便這樣的被束縛住，而且以後沒有逃脫，沒有悔恨，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一切都完成了，一切都做好了。就是甚至於現在無論如何難於向後抽身了，幾分鐘後便是婚禮，逃走甚至是不可能的，那裏的馬車已經停下來，一切都準備停當了，大概真的不能夠逃走了？什麼，自然不能夠：門前和各處站着的都是客人，嗚，他們要問：往哪裏去？不行，不對。可是那邊窗戶是開着的，若是在窗戶裏——不，不，不，

，那成何體統呢，而且又高。（走向窗前。）嗚，還不怎麼高；只有一個台基，而且還是很低的。——嗚，不，什麼，甚至帽子都不在身邊呀。沒有帽子怎麼成呢？——不像樣。可是難道沒有帽子就不成嗎，假使要試試，啊？可以試試吧？（站於窗前，說道：「上帝保佑啊，」聽下街去；他在台後呻吟着，啾啾着。）噢！倒是很高呀！嗚，車夫！

車夫的聲音：到那裏去？

波德科略新的聲音：到波敏諾夫橋旁的溝渠街。

車夫的聲音：是的，給一個戈利汶尼克（註），不說費話。

波德科略新的聲音：趕過來！趕來！（聞車聲軋軋遠去。）

## 第二十二場

阿蓮菲亞。姬諾霍夫婦（着結婚禮服走入，害羞地低了頭）。

連自己都不知道，我這是怎麼回事！又覺着害羞了，我的週身整個在顫抖。啊！假使他在此時此刻不在屋裏，假使他爲着什麼出去了多好！（害羞地張望。）他在哪裏——一個人都沒有啊。他到哪裏去了。（開前廳門，向那裏說。）費格拉，伊凡·庫茲米支到哪兒去了？費格拉的聲音：他就在那裏。

（註）一個戈利汶尼克 Grivnik 當十個戈貝克 Koppek 一個戈貝克當百分之一盧布。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那裏究竟是哪裏呀？

費格拉：（入）。他不是就在屋子的那邊坐着嗎。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這裏並沒有他呀，你看見的。

費格拉：嗚，他也沒有從屋子裏出來呀，我就坐在前廳裏。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那麼他在哪裏？

費格拉：我可不知道，他在哪裏，怕不是沿着黑梯子從別的門裏走出去了吧。或者不是坐在阿麗

娜·潘茄萊蒙諾夫娜的房間裏吧？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媳母！媳母！

## 第二十三場

前者與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在裝飾）。什麼事？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伊凡·庫茲米支在您那裏嗎？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沒有，他應該在這裏，並沒有到我那裏去。

費格拉：嗚，也沒有到前廳裏去，我就坐在那裏。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嗚，那麼這裏沒有他呀，您們看。

## 第二十四場

前者與科支卡列夫。

科支卡列夫：什麼事？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是伊凡·庫茲米支不在了。

科支卡列夫：怎麼不在呢？走了嗎？

阿迦菲亞·姬霍諾夫娜：沒有，沒有走。

科支卡列夫：怎麼的，也不在；也沒有走？

阿格拉：他能到哪裏去呢，我也不能增長一分理智了。我整個的坐在前廳裏，就沒有離開那塊地方。

阿麗娜·潘茹萊諾夫娜：噢，扭着黑梯子他無論如何不能夠走過去。

科支卡列夫：怎麼的，見鬼，他既是不會出屋子，就無論如何不會失蹤。難道他躲藏起來了？

伊凡·庫茲米支！你在哪裏？別胡鬧了，真的，快點走出來，噢，哪有這樣子鬧着玩兒的，現在要到教堂去了。（向衣櫥後探望，甚至把眼睛斜着伸入椅子底下。）真不解！沒有，可是他並不能走出去，無論如何都不能。他在這裏，帽子都還在那屋子裏，我是故意把它放在那裏的。

阿麗娜·潘茹萊諾夫娜：難道要問一問女婢嗎，她是一直站在街上的，她怎麼能知道呢……杜



厄雅式迦！杜尼雅式迦！……

## 第二十五場

前者與杜尼雅式迦。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伊凡·庫茲米支在哪兒，你看見了沒有？

杜尼雅式迦：是他從窗戶裏跳出去走了。（阿迦菲亞·諾霍諾夫娜驚叫，拍著手。）

整個三人：從窗戶裏？

杜尼雅式迦：是的，當跳出去之後，僱上一輛馬車便走了。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你說的可是實話？

科支卡列夫：你撒謊，他不會如此。

杜尼雅式迦：天，實在是跳出去了，那個雜貨舖裏的商人也看見的。用一個戈利汶尼克向車夫僱

好便走了。

阿麗娜·潘茄萊蒙諾夫娜：（逼近科支卡列夫去）。（逼近科支卡列夫去）你怎麼樣，老爹，玩弄人嗎？難道，什麼呢，

難道要取笑我們嗎，難道我們侮辱過您嗎，什麼呢？我活到六十歲的人咧，可是這種奇怪的事情

我還沒有碰著過。是的，老爹，爲着這，即使您是個高尚的人，我也得往您的臉上啣一口吐沫。

即使您是個高尚的人，但從此以後也要成爲下賤的東西，在整個的世界面前侮辱一個少女！我鄉

下女人都做這樣的事的，況且還是貴族呢！可見，你們貴族階級都是一些名符其實的卑鄙損德的東西和欺瞞拐騙的強盜！（憤怒地走出，並引去新娘。科文卡列夫站着，是那麼呆呆的。）

費格：什麼？這就是那一位能夠領導辦事的人物嗎？不用媒婆他也能夠完成婚禮呢！至於我的那些新郎，就讓他們是這樣的衣服破爛和那副樣子吧，但是像這種要跳窗戶的人，倒還沒有，請原諒。

科文卡列夫：這纔是廢話，並不如此，我跑了去追他，我把他趕回來。（出。）

費格拉：你去把他趕回來！你就不懂得世故是什麼！假使從門口跑出去——那倒是另作別論，可是這位新郎顯慣於從窗戶裏跳——那我就簡直失敗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譯畢

## 後記

N·V 果戈理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的忠實歌人。他從一八三三到一八四二年，以十年工夫，費去蘊與「死魂靈」相持的時間和精力，始構成了這薄薄一本四十六場的兩幕喜劇。重難經，然而這確是一件藝術品。

原文係根據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印行的「小火」譯本。五萬來字，竟也費去讀者三個月的光景。至其中有些調侃和俗語，我則不得不感謝於哈邦諾維支 (H. Bapnoβич) 教授的耐心地解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老舍  
記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91.72  
6085  
登錄號數.....工0965

結 語

原著者：果戈理  
翻譯者：魏克弩  
發行人：馬揚生  
發行所：華僑書店

昆明 華山南路九十號

重慶 民生路新民街特七號

印刷者：說文社出版部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 有 版 權 ·

一九四五·一·昆初版

一九四五·五·渝初版

T2442(A)(昆)1-1000(渝)1-2000

8909

中央圖書館藏書

8909

婚 結

著 里 文 果

譯 等 荒 鏡

1150-9